

从“富二代”到“创二代”

2014年03月19日 《外滩画报》第583期

从“富二代”到“创二代”



从左到右：“中关村之父”段永基之子段刘文、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之子刘畅、台湾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寿川的千金何奕佳、汤臣集团创始人汤君年之子汤子嘉。

2013年，刘畅接替父亲刘永好，成为新希望六和公司董事长。在中国，越来越多的第二代正在走向前台。2011年，张兰之子汪小菲正式接任俏江南餐厅集团 CEO 的职务；同年，任正非之女孟晚舟担任华为常务董事兼 CFO；而柳青，商界传奇柳传志的女儿，早在 2008 年就已经成为高盛（亚洲）集团执行董事。

根据《福布斯》中文版去年发布的“中国现代家族企业调查报告”，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，一代掌权的企业有 645 家，占比超过九成；二代完成接班的为 66 家，较 2012 年上升了 21 家，占比接近 10%。

欧美家族企业在数百年沧桑中积累了丰富传承经验和方法，早已解决二代传承的框架问题，而中国的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上依然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。受儒

家文化影响较重的中国企业更希望能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，注重从家族内部选定继承人，父业子承的思维根深蒂固。

在这期的封面报道中，我们选取了四位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样本。他们都生于 70、80 年代，有着海外留学背景，依靠知识成功转型，在家族或自己的领域里闯出一片天地。有的子承父业，用科学化的管理手段改造着家族企业，如汤臣集团的少帅、汤君年的儿子汤子嘉；有的独辟蹊径，开创新的事业版图，如台湾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寿川的千金何奕佳，在大陆打造她的有机产品帝国；有的并未继承家业，而是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全新事业，如“中关村之父”段永基之子段刘文，与朋友共同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汉朗光电，又如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之子刘畅，除了作为缪斯客公司创始人，还投资了京城炙手可热的时尚酒店 Temple。相比传统的“富二代”，他们更愿意成为他们自己，他们就是中国的“创二代”。

汤子嘉:从小就为接班做准备



汤臣集团少帅汤子嘉。2004 年，因父亲汤君年突然去世，年仅 24 岁的汤子嘉“几乎在一夜之间，被迫长大”。

汤子嘉的父亲是被称为“浦东开发第一人”的汤君年。和内地的很多富二代不同，从小汤子嘉就意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。他说自己一直被“洗脑”，时刻为接班做准备。2004年，因父亲突然去世，年仅24岁的汤子嘉“几乎在一夜之间，被迫长大”。他在两年内将原本110公斤的体重降到65公斤，如今连西装都穿XS的尺码。“尺寸小了，但心变大了”。和第一代凡事都冲锋陷阵在一线不同，汤子嘉更推崇“家族管理者”的身份。早上打高尔夫，每天9个洞，晚上绝对不熬夜。

汤子嘉和弟弟汤珈铖一直都是时尚杂志追逐的热门人选。他们的母亲是获得两届金马奖影后的徐枫，父亲则是被称为“浦东开发第一人”的汤君年。“每次在公司门口，都有很多女孩子等我弟弟。”哥哥汤子嘉说，“因为珈铖很帅。”《福布斯》杂志甚至撰文说，“如果拍摄中国版的《绯闻女孩》，哪些人可以作为男主角Chuck Bass原型？汤臣集团副主席兼执行董事汤子嘉和他的弟弟汤珈铖也许都可以。”

眼前的汤子嘉，清瘦腼腆、说话轻声细语。和内地的很多富二代不同，从小，汤子嘉就意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。“我妈妈是影视圈里的大姐大，性格豪爽。屋子里，一天到晚都是大明星来来往往。林青霞、张曼玉……”汤子嘉在儿时就知道：“无论在舞台上或者商场中如何耀眼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，其实都是平常人而已。耀眼，都是给别人看的。二代也是如此。”

汤子嘉24岁那年，父亲汤君年出差香港，骤然病逝。“我几乎在一夜之间，就被迫长大。”他笑：“后来，我才意识到能安然地做二代，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。”现在，汤子嘉叫自己“一代半”。

学会父亲的预测力

目前，汤子嘉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天津。天津是汤臣集团在内地仅次于上海的投资地。闲暇之余，他会陪母亲周游世界。2009年，汤子嘉第一次来到天津。“感觉整个城市的颜色灰灰的。”但经过长期考量之后，汤子嘉预感到天津“不可限量”。因为汤子嘉发现，天津不仅有空客，还有滨海新区，“变化将会很大”。这种预测力，和他童年跟随父亲做生意有关。

二十多年前，汤子嘉和父亲一起来到上海。那是汤君年在上海取得的第一块土地：“有一天早上七八点钟，我父亲叫醒我，说我们出发去看看将要开发的土地。奇怪的是，那时候，从浦西到浦东还要坐船。浦东当时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到处都是农田，芦苇长得比我还高。”站在一片荒地之上，父亲告诉他：“这里将来要建成高档别墅区和高尔夫球场。”对此，少年汤子嘉完全不能想象。

多年后，他才完全理解了父亲的魄力。在一般人眼里，“父亲作出投资浦东的决定，无异于一场赌博”。可后来，“我真切感受到了他谋划未来的眼光。”在徐枫眼里，汤君年是全家最果敢前瞻的人。“妈妈还总是说我们兄弟俩，怎么那么保守？”汤子嘉笑言。

事实上，汤子嘉认为，“一代和二代企业家面临的时局，已经全然不同。”他慢慢分析道：“以前，只需要胆子大就能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二代更注重引进科学化管理，趋向稳健。这其实并不容易，一开始接班的二代通常会急于求成。”“我们已不敢说是年轻人，而是中青年人。过于高速发展，我们这一代终究要付出代价，比如雾霾。”

不过，倾向于稳健的汤子嘉并不会囿于困守一城一地。很快，他就出击天津了。如果把上海比喻为曼哈顿，那么天津就是芝加哥。“作为一个历史名城，它在海河边上肯定需要一张名片。”汤子嘉最终选择的地段就在海河边上，这里是繁华的城市中心，步行到天津火车站只需要十分钟。所以他觉得：“天津汤臣天津湾一品不仅只针对天津客户，还针对北京客户。”

苦行僧悟道

汤臣在进入内地 18 年后，终于首次走出上海。这一切，并不容易。2004 年父亲突然辞世，“集团甚至一度陷于停顿。”汤子嘉回忆说。那一段日子，24 岁的汤子嘉“每天都哭，一直哭了一个月”。汤子嘉心里一直存有一个未解开的心结。“父亲去世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下班回来了。他在客厅坐着，看起来很想和我说话。”当时大约晚上 7 点，不知为什么，汤子嘉一转身就走进了自己房间。多年之后，他依然记得父亲的眼神。“深深的一眼，特别想和我说话。”

那段时间，汤子嘉和集团举步维艰，“妈妈带着两个年轻的儿子，在生意场上受够了欺负。”家人的情绪跌到最低谷。一天，李连杰来到汤家，见此情景，立即提议一起出游。当时，李连杰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。“他把自己的师父介绍了给我们。”于是，汤子嘉和妈妈开始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旅行。“寺庙很偏远，从上海飞到青海后还要坐一天的车。”他记得：“庙里有电无水，洗澡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。”住在清静的寺庙里听高僧论道，汤子嘉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振作起来。

苦行僧的生活，令他顿时开悟。从小到大，汤子嘉都很胖。从青海旅游归来，他决定减肥。他自制了一个减肥食谱，每天不吃淀粉类食物，早餐只喝自制含有

山药、薏仁、枸杞等的精力汤，中午是苹果、番茄、奇异果以及蛋白沙拉，下午饿了就以葡萄干充饥，晚上照样应酬。

当然，汤子嘉也很注意科学饮食，他的减肥食谱每一次只持续两周就停止，然后等到下个月再循环继续——“否则，身体会因为摄取不到基本的营养而受损。”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年，他将原本 110 公斤的体重降到现在的 65 公斤，如今连西装都是穿 XS 的尺码。妈妈徐枫骄傲地把儿子的食谱公布在网上：“难以想像，子嘉有如此巨大的毅力。”“尺寸小了，但心变大了。”汤子嘉如此形容自己的改变。



2010 年 10 月，汤子嘉去甘肃支教，图为他造访甘肃礼县二中学生的家。同年，汤子嘉发起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慈善项目：“汤臣集团甘肃希望之旅·新长城自强班子嘉班”。

蜕变成“少帅汤子嘉”

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，汤子嘉觉得父母从小就在给他“洗脑”，时刻为接班做准备。“父亲很早就把我带在身边。让我观察他如何谈生意、怎样待人接物。”汤君年性格坚毅，18 岁起从窗帘生意开始，最终成了叱咤港澳的楼王。性格强势的父亲，在 1999 年安排汤子嘉以总裁助理的身份加入公司，“父亲常告诫我，考虑问题要全面，要学会观察和分析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，想着做、不要抢着做。”

大学毕业，刚刚回归家族企业的汤子嘉一开始，“非常着急想把事情做大。”那时，他的感觉是“不管做什么，父亲都会骂我”。

一天，公司来了一个傲慢的客人，态度桀骜不驯甚至对售楼小姐动手动脚。汤子嘉强忍怒气，把房子卖给了这位客人。没料到回到家中，父亲把他大骂了一顿。这一次，汤子嘉被骂哭了。“父亲说，这样的客人不应该为他服务。他搬进来会坏了整个社区的气氛。”现在，汤子嘉很怀念被父亲骂的日子。“以前，他否定我时，我很不明白。现在，我才知道当年的自己目光短浅。”

早在 1994 年拿到陆家嘴汤臣一品地块时，汤君年已经以符合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定位去设计和规划该住宅。这个项目经过了整整 11 年的精心酝酿，仅仅是屋顶的造型就改动了 36 次，母亲徐枫甚至全程参与了样板间的设计。父亲去世后，这个凝聚公司多年心血的楼盘正逢宏观调控，每平方米 10 万元的定位，比起当年的豪宅价格几乎贵了一倍。当时的汤臣一品，4 年仅售出 4 套，成为滞销楼盘。2008 年下半年，这个烫手山芋交到了汤子嘉手中。

“我意识到整个营销方案出了问题，需要调整与改变。以前，汤臣一品不接待媒体，看房者必须先提供 200 万元以上的资产证明，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它的具体地址。”汤子嘉按照自己的思路，对销售、企划两大部门进行了调整，同时推出一些更贴近市场的营销策略。比如，把看房验资的规定废除掉，还把每周二下午设定为媒体接待日，同时开放中介市场，并在原有 A 栋大户型产品的基础上，新推出 C 栋总价稍低的小户型豪宅。“我最初的想法是，‘一品’要摆脱之前最贵的项目符号，回归到楼盘本身的价值，我们要做调整，应该用开放的心态来经营。”此后，汤臣一品一路高歌。少帅汤子嘉从此令人刮目相看。

“我比同龄人成熟”

在一步步长大的日子里，汤子嘉也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心酸。“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以后，我比同龄人成熟。但是，凡事都有代价。现在的心境很麻木，有时宁愿不要成长。”

有一年，他决定去甘肃支教。到了礼县，他对当地的高中进行了捐赠。在班上，当他把书本和捐款递给孩子们时，“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别纯洁真诚的眼神。”一刹那，汤子嘉被感动了。此后，子嘉班的捐赠活动一直持续着。

现在，妈妈徐枫是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人，汤子嘉负责汤臣在内地的发展规划，弟弟汤珈铖则负责香港上市公司的具体事宜。“有重大事情，三个人会商量。”

汤子嘉和弟弟汤珈铖的成长环境基本一样，两人同一年出国读书，就读于同一所学校。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，香港和国外的生活时间都超过内地。但两兄弟性格迥异。汤珈铖深居简出，被外界称为“小股神”，15岁进入股市圈就如鱼得水，现任汤臣集团副主席。汤子嘉则性情温和外向，他喜欢皮克斯动画，还喜欢带母亲周游世界。这一点尤其令徐枫骄傲：“你何曾看到别的大孩子，整天带着妈妈出游？但是，子嘉就办得到。”

每天下班后，汤子嘉更愿意直接回家。自嘲过着老年人的生活。“我属于临危受命”，他说：“但从内心来讲，我宁肯成长得缓慢一点，开心一点。”和第一代凡事都冲锋陷阵在一线不同，汤子嘉更推崇“家族管理者”的身份。他淡然而有序地进行着管理。早上打高尔夫，每天9个洞，晚上绝对不熬夜。“一个科学的管理流程，比起让创始人亲力亲为要有效得多。”在上海交通大学修完EMBA学位的汤子嘉，有着和父亲迥然不同的思路。

段刘文:我从不接受家族的钱



段刘文是“中关村之父”段永基的儿子。身高近一米九的段刘文毕业于军医学院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说话满是京腔。他曾在解放军总医院从医，后弃医从商。

段刘文是“中关村之父”段永基的儿子。少年顽皮的段刘文毕业于军校，曾在解放军总医院从医，后弃医从商。从医生到企业家，段刘文有一个原则：从不接受家族或者熟人的钱。在创业的道路上，他说父亲在精神上的支持尤其宝贵，“精神财富的传承更重要”。谈起二代和一代的差异，他说：“二代抗压性和理论素质都要差一点。”言语之间，他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青年。

段刘文身高近 1 米 9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说话满是京腔。这个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大男孩看起来十分阳光。他曾在解放军军医大学学习过 5 年，但是谈起顶尖商学院和医学院区别时，他居然说——都一样，因为它们传授的都是一样学习方法，一种考虑问题的逻辑。“医学不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而是一个创造再平衡的方法。”他说，“而沃顿商学院也是教授一种商业逻辑，但更倾向于计算。”

段刘文的父亲段永基，号称“中关村”之父，具备投机者和冒险家的惊人天赋。有一次，柳传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，被问及他和段永基怎么比较，柳退避三分，说“不能和老段比”。

背靠参天大树，在沃顿大多数同学选择顶尖投行时，段刘文却出人意外地创办了一家小公司。而且段刘文有一条原则：凡是父辈的朋友们，他们的投资最好不要。“对于 VC 来说，你的爸爸是谁、你认识谁，都不重要。他们看重的是你能给投资方多少回报。”

弃医从商

段刘文从小很调皮，为了严加管教，高考后，父亲给他报了军校。“我们家很看重教育”，段刘文说，“小时候，妈妈为了给孩子们不断创造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，还专门搬了家。”

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虽然管理严格，但是段刘文非但没被约束住，反而更肆无忌惮地追逐“自由”，以至于他第一学期就背上了多次处分。军校规定早上 6 点半起床、晚上 9 点半熄灯，周末只能 10%的学员外出。为了逃避这些约束，段刘文数次翻墙擅自外出，结果在墙根底下被抓住三次。庆幸的是，段刘文并没有被开除。“篮球打得好，还有利用价值”是重要原因，身高近 1.9 米的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。但是，军事院校确实磨练了段刘文。两年后，他就改掉了自由散漫的性格。大学毕业后，段刘文进入解放军总医院(301 医院)。

做医生的这段时间里，段刘文从来没有烦躁过。“军校的高压，让我特别能适应环境。301 是国内军事医学院的龙头，大家挤破头都想进去（工作）。”他

被分配进入南楼的“高干病房”。“这里的病人平均年龄近 90 岁，基本都是领导们。”那时，20 岁刚出头的段刘文只负责照单抓药、按时查房、汇报情况。“最大的快乐就是和这些老干部聊天。”

有一天，段刘文忽然提出辞职。因为他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，远赴美国沃顿商学院。临走，女友劝他：“你也进入商界吧。”对于儿子的选择，段永基没有反对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自己做最后的决定，自己为自己负责。”做不做医生？段刘文认为长痛不如短痛。“我不喜欢稳定，我就是在稳定中长大的。”

段刘文辞职后，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。这还是父亲利用关系给他介绍的，这一段经历让段刘文感到十分“尴尬”。有一次，领导让他写一个策划文案，他完全不明其意，“甚至开会，会上的内容也听不懂。”其间，他积极备考。“当时只有两个月了，但我在高压下是能迸发出潜力和韧劲的。”这和段永基的性格很像，后者越遇到不利的情形，就越能激发出灵感和能量。

他追随女友的脚步，考取了沃顿商学院。进去后，段刘文发现自己是最年轻的中国男学生。“沃顿作为东岸老牌常春藤学校，比较保守。”他记得，“沃顿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会选择投行，因为它的课程大部分涉及计算——即便市场的课程也要写计算；而哈佛商业学院即使是会计类课程也要求写论文，所以哈佛毕业生做首席执行官的比较多。”

“我从不接受家族的钱”

经过两年海外商学院的深造，2008 年，段刘文回国经商。他将留学生基金当作原始资本，和同样拥有海归背景的孙刚博士，联手推广一种世界领先的“多稳态液晶”技术，开始了创业之路。孙刚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，是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中最年轻的科学家之一。段刘文和他可谓强强联手，但父亲却告诉他：“真正的商业知识不是从书本里得到的，你得靠实战积累经验。”

事实上，段永基是段刘文的偶像。“当我在商业道路上最迷茫的时候，都是父亲帮我理清思路，找出问题的核心。”每次谈话前，段刘文都会做好详细准备。因为一般的事情，他都不会和父亲谈。“遇到难题，我会首先自己想办法，此外还可以找投资方、董事会等寻求帮助。”如果以上都不奏效，段刘文才会找父亲咨询。“父亲总是让我吃惊，即便他对项目的细节并不知晓，还是能经常提到关键点。”

而且，段永基在学习新事物上一点不落后。有一次，段刘文提到一个新兴名词，父亲听了一个大概就把相关背景情况说了出来。“他们这一代人学习能力非常强，主动学习的动力也很足。在那么大的工作压力下，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动力，真令人心服口服。”

段刘文从不接受家族或者熟人的钱。而吸引风险投资，一开始并不容易。和风险投资谈判前，父亲特地提醒段刘文：“不要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就矮半截，要挺直腰杆。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创业者利用自身的特长帮助其资产升值，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。”

段刘文牢记父亲这一教诲。事实上，他最后打动投资方的正是公司的专业特长。2009年，段刘文为了融资跑了20多家VC，未果。最后，段刘文遇到了软银，它们几乎是最苛刻也是最有实力的。当时，汉朗光电已经在液晶屏上做出黑白汉字，对方说：“我们不看汉字，只看图片。”段刘文和他们解释，汉字和图片在工程原理上是一样的。但软银的人却回答：“技术原理只是基础，实际功能才是我们最关心的。如果显示不了图片，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，我们明天就走了。”

当天夜晚，段刘文和团队一起，熬了整整一个通宵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和孙刚博士来到软银门口等候、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软银投资人见到此景很奇怪，后来，段刘文拿着屏幕走上前：“您要的图片，我们做出来了。”软银被他们的专业和诚恳打动，融资成功。靠着这笔资金，他们的公司越做越大，后来增长率翻番，还建立了与诸多世界500强大客户的合作，公司资产迅速增至近5亿元。



在创业的道路上，段刘文觉得，父亲在精神上的支持尤其宝贵，“精神财富的传承更重要”。而这也正是欧洲、日本等百年家族企业最注重的。

“慎独是家训”

最初，段刘文创办的汉朗光电只有 5 个人，4 个工程技术人员，加上段刘文，从财务、人事、公共关系、市场到业务拓展等各个方面段刘文都要管。事实上，早在沃顿商学院读书时，段刘文就开始筹划这家公司。当时，还没毕业的他和朋友靠部分科技园的启动资金，在 2007 年末成立了汉朗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。他一边申请专利，一边筹措资金，到 2009 年又在苏州成立了汉朗光电有限公司。

创业还没开始，父亲就送给他一句话，中关村向来盛传的一句话：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，就会出现一家公司；太阳落下去，就会倒闭一家公司。这句话不断地提醒他，要明确自己的计划和目标，要带着紧迫感去带领团队工作。

在段家，孩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。但是，选择之后的后果必须由自己承担。段刘文说：“我们的家训就是慎独。”如今，汉朗光电拥有多项世界最先进的多稳态液晶技术的专利，是全球唯一能够量产多稳态液晶技术产品的公司，他们的多稳态液晶技术已经应用于黑白电子书、电子货架标签、信息屏等诸多领域，产品也得到不少跨国公司青睐。

在绝对独立的原则下，短短几年，汉朗光电就取得如此业绩，可谓不俗。但段刘文始终谨记的还是父亲告诉他的慎独家训。当儿子走上创业之路后，段永基彻底放手。“父亲说过，我在企业里所遇到的问题他全都面临过。”但是，初生牛犊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。

“知易行难”。一次，父亲建议他请律师看一份很重要的合同。但段刘文不听，他觉得自己看过，没有问题，结果被狠狠地“黑”了一次。“我相信父亲曾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教训，不然他不会如此提醒我。”段刘文说：“但是，当他发现我要独自前行时，也绝对不阻拦我，也许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，才会真正沉淀为自己的宝贵经验。”

“自己选择的道路就不要后悔，这是你的选择，相应的责任要自己承担。”这就是段永基的教育之道。而这种教育方式也造就了段刘文的成熟果敢。段刘文还有个身份：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理事长。经过几年发展，接力中国已经不可小觑。在台湾，他们的造访会得到连战的接待。如今，这个协会几乎囊括

众多中国富豪、商界大佬的子女：梁稳根之子梁在中、蒋锡培之子蒋承志、刘永好之女刘畅、张宏伟之子张显峰等。

“这个组织吸纳的会员，不是靠物质确立身份，精神层面上的共鸣更为重要。”段刘文说。“我们协会的会员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，就是下行成本可控。当前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，机会众多，这也是当时我敢于弃医从商的原因。”谈起二代和一代的差异，他说：“二代抗压性和理论素质都要差一点。”言语之间，他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青年。

刘畅:京城新地标 Temple 的投资人



刘畅是东软集团创始人刘积仁的儿子。和很多二代一样，刘畅也曾在父亲公司工作实习过，最终他选择离开。

刘畅父亲刘积仁，东软集团创始人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。和很多二代一样，刘畅也曾在父亲公司工作实习过，最终他选择离开。从自己找工作到自己创业，有过成功，也经历过挫折。现在，刘畅把新的触角延伸到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——酒店管理。集餐厅、精品酒店于一体的北京 **The Temple Hotel**，算是刘畅的小试牛刀。对于严父刘积仁，刘畅表示深深感激，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，我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。”

古语，“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而刘畅，正好站在三十而立之年，又开始了另一个新领域的征程。

上一次，是他一手创办了缪斯克。这个集生活数码产品分销零售，同时又为客户提供移动终端解决方案的年轻公司，有过年销售额过亿的辉煌，也经历了业务瓶颈的颓靡。刘畅意识到，转型和创新，是公司继续前行的必然发展。

现在的他，把新的触角延伸到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——酒店管理。集餐厅、精品酒店于一体的北京东景缘酒店（**The Temple Hotel**），算是刘畅的小试牛刀。目前，**Temple** 的热度居高不下，屡屡在业内获得好评，也算是对投资人刘畅的一个安慰。

即使如此，刘畅也不敢松懈。毕竟，有一个太优秀的父亲，让刘畅心生敬畏。刘畅父亲刘积仁，东软集团创始人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。

“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，他从来不娇纵我。我第一次创业的启动资金，是父亲借给我的，有借自然有还，容不得我胡乱挥霍。在生意上，父亲更是高要求，对于我的失误，他从不吝啬批评。他说，一个企业的成功，是一群人的努力，而一个企业的失败，一定是管理者的失败。现在，我也经常以此为训，更多地去学习，完善自己。”

“商场如战场，商海沉浮，大起大落时时有，唯有不断地创新才可持续发展。”而刘畅喜欢创新，大概是性格使然。

京城新地标 **Temple** 的投资人

贝克汉姆似的发型，英伦绅士的装扮，让人很容易区别刘畅。刘畅自己对与众不同，似乎也有着“与众不同”的见解。

刘畅坦言，“从上学起，我就不属于喜欢苦读的好学生。”也许是父亲刘积仁的艺术天赋遗传给了他，对于学业精进，刘畅显然更喜欢绘画。“小时候，父亲还指点过我如何画出更立体的效果。”这是刘畅记忆里，父亲难得流露的慈爱。

“我父亲在工作之余，是一个很风雅的人，他热爱音乐、美术，他会把自己的创意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上，譬如我们的办公楼、软件园，家里房屋的设计，都是他特有的风格。”

父亲的这种天赋也遗传给了刘畅。和父亲一样，刘畅热爱绘画与设计。因父亲不同意，刘畅未能到相关艺术院校或专业进行系统学习，颇为遗憾。“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其实生活和工作中，有很多平台可以让我释放自己的艺术情怀。我现在可以参与一家酒店的规划和运营，这个过程既可以创造美的东西，也可以更好地经营自己所创造的这一切，这让我很有激情。”

和朋友一起投资改建东景缘酒店（The Temple Hotel），刘畅的天赋获得充分发挥。东景缘酒店由一座有 600 多年历史的智珠寺改建而成。智珠寺，位于景山后街嵩祝院 23 号，嵩祝寺之西侧，与嵩祝寺一道被评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07 年，智珠寺被东景缘的合作伙伴发现。当时，这里一片破败。修复工程始于 2008 年，“我们投资了五六千万进行修复，原则就是全方位保存历史风貌。”刘畅告诉记者。此后，他们开始与一批知识渊博的专业建筑师、建筑公司以及勘测人员长达几年的紧密合作。不但修复了古庙建筑，也选择性地保留了寺庙里部分各历史时期的建筑。

“刘畅是我们最大的投资者。”电话那头，东景缘酒店（The Temple Hotel）创始人之一林凡告诉记者。林凡和刘畅相识于几年前，在生意上，他们是合作者；在生活中，他们是好朋友、好哥们。

“刘畅很有想法，对美的东西也非常有感觉。他几乎参与了整个修复、设计的过程，给我们的设计也提了很多意见。”林凡表示。如今，The Temple Hotel 已变身为京城一处集餐饮、住宿、会议、画廊于一体的高档场所。



贝克汉姆似的发型，英伦绅士的装扮，让人很容易区别刘畅。刘畅坦言，“从上学时起，我就不属于喜欢苦读的好学生。”

创造财富比继承财富更坦然

和很多二代一样，刘畅也有过在父亲公司工作实习的经历。但这样的工作刘畅并不喜欢，“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，谁也不会真的把你当成是员工。”刘畅选择了离开。

留学归来，刘畅选择去国际音响巨头哈曼做一名客户经理，这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。当时，这家国际著名音响产品制造商正在上海筹备亚太总部。由于系统还不够完善，那时，刘畅需要制定和管理从生产、物流到销售的各个环节。这份工作让他感觉如创业一般，一切都是新的，从无到有。这个过程让他学到很多东西，那是一段很充实的经历。

积累了足够的市场经验后，刘畅决定正式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。在一番考虑和考察后，刘畅创建了第一家公司：缪斯克。

这次创业过程，对刘畅来说是一次成长。“父亲认为，我对于生意的把控力还有欠缺。”从那之后，刘畅发现，做生意，做“成”生意，其实不那么容易。“相对于上一代的财富，我更希望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。”刘畅表示。父亲刘积仁也是如此告诫刘畅的，凡事要靠自己，不要太依赖。

刘家的家教甚严，刘积仁更是工作繁忙，在刘畅的记忆里，父子二人亲密无间的机会非常少，更多的是工作上的交流。“有时候，也会感到遗憾，我和父亲都太忙了，连有限的沟通也都是工作上的。”

对于那种轻松如朋友似的父子关系，刘畅很向往。小时候，刘畅曾幻想能和父亲像美国电影里的父子那样亲密无间。为此，小小年纪的他还进行过一次策划。“我专门邀请我爸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，想让他感受下电影中那对像朋友一样轻松欢快的父子。”

这在二代中亦是普遍的心结。“在接力中国会员中，这样的现象也很普遍——孩子们在幼小时，一代企业家事业繁忙，几乎很难陪伴左右。长大了，由于性格或者文化的原因两代之间深度交流的机会也有限。”《接力中国》一名编辑如此说道。

作为中国第一个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海归博士，中国软件行业第一波发展浪潮的元老人物，当年最年轻的大学教授，刘积仁在学业最辉煌的时候下海创业。在那个“教授下海”还被看作不务正业的年代，这位学者型企业家经过 20 年，把一个只有 3 个人、3 台电脑、3 万元的小公司办成如今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的软件企业。

对于父亲的成就，刘畅心里对父亲一直很崇敬。他知道自己身上还欠缺很多。“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宏观，有执行力有战略性的商人，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，他很有远见，也懂随机应变。思虑周详和机敏果敢使得他从创业伊始至今几乎从未出错。”刘畅深知自己现在还要脚踏实地，把每一件单一的事情做到最好，然后再逐渐统筹全局。

外界对富二代的大肆渲染，刘畅觉得有些夸张。“不要把二代想象得过于一帆风顺，媒体和公众把二代这样一个群体想得也太表象了。从我在国外上学时起，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很低调踏实。大家都有良好严谨的家教，没有人过分张扬。现在创业了，很多具体的事，也是自己实践了，失败了，再实践，再完善，一点点做出来的。”

从年轻时的叛逆，到一步一步创业，到现在终于开始有机会接触自己喜欢的新领域，在刘畅看来，每一次与众不同的转身都是之前很多个努力的结果。“我现在比以前更明白努力的真谛，也要求自己做到不辜负自己的机会。”

刘畅身上有着和父亲一样的低调，谦逊。终有一天，这个总是笼罩在父亲光环中的年轻人，也会在自己的天地里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荣耀。对于严父刘积仁，刘畅表示深深感激，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，我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。”